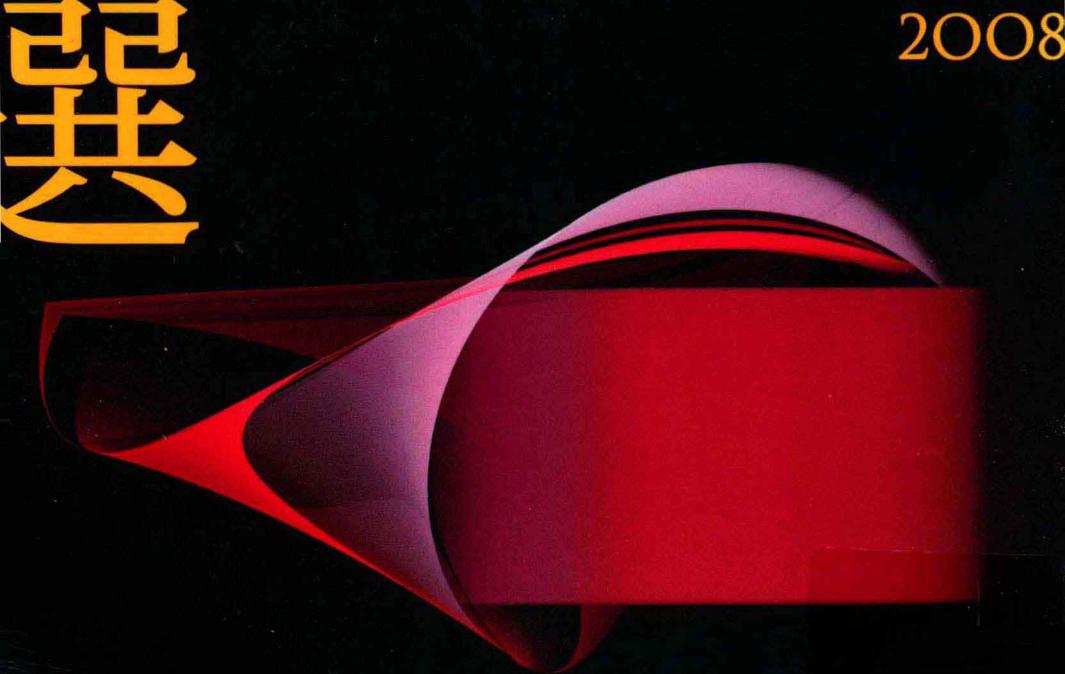


小說亞瑟

季季主編

97年

2008



楊富閔

陳宗暉

邱致清

徐譽誠

林宜濬

張放

黃春明

成英妹

陳培玉

吳鈞堯

陳雪

賴香吟

郭強生



九歌文庫 (1034)

九十七年小說選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2008

主 編：季 季

執行編輯：胡 瓏 瑞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 · 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 刷 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躍天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9（民國98）年3月10日

定 價：300元

ISBN：978-957-444-574-5

Printed in Taiwan

書號：F1034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小說選97年

2008

季
季
主編

九歌
《九十七年小說選》
年度小說獎得主

賴香吟

作品

〈暮色將至〉

作家、藝術家黃光男先生
捐贈本年度小說獎獎金

年度小說選

97

得獎感言

賴香吟

二〇〇三年年底，我去探望阿君，離開時關渡平原一片狗狼暮色。「暮色將至」這句詞在那時浮上心頭，既是關於生命感嘆，也隱隱有種時代預感，一種衰壞之氣，彷彿就要來了。

因此，〈暮色將至〉一文的確有些真實梗概，阿君離開後的時代也的確暮色茫茫終至沒入黑夜。我並不甚喜愛直接取材身邊的真實遭遇來作故事，因為我所寫出來的，比起那些存在與發生，難免有所曲折、簡約、不等值。感謝這個獎，讓我稍稍覺得可以告慰逝去的阿君，以及她在我心中所留下那些難以三言兩語說盡、也絕非政治可以涵蓋可以掠奪之，真誠與堅強。

感謝季季主編，感謝九歌出版社。

目錄

009 季季／摸索與發現，耽溺與覺醒

——「九十七年小說選」編選序言

027 根阿盛／屋漏痕

055 鄭清文／童伴

073 郭強生／君無愁

087 賴香吟／暮色將至

105 陳雪／晚餐

127 吳鈞堯／暴民

139 陳璿丞／守屍人

153

成英姝／佛的裸像

173

黃春明／有一隻懷錶

187

張放／海村明月

215

林宜濱／你的現場作品NO.2

227

徐譽誠／與情愛無關

239

邱致清／鶴 翎

275

陳宗暉／火車就地停下時

299

楊富閔／暝哪會這呢長

319

附錄：九十七年度小說紀事／邱怡瑄

摸索與發現，耽溺與覺醒

季季

——「九十七年小說選」編選序言

這是我第五次編選年度小說。距離第一次（民國六十五年書評書目版）已有三十年。距離上一次（民國七十六年爾雅版）也已二十一年。那麼長的時光流逝，生命不斷層疊交替，有些曾經入選的作者已經離世，有些曾經寫出好作品的作者則已沉寂，同時也有許多年輕作者陸續出列，閃耀燦然光華。

作為一個小說寫作者暨文學編輯人，我感傷於那些逝去了的生命，沉寂了的名字，也欣然於那些後輩的腳步昂揚而來；他們的聲音使我不敢怠惰，至今仍在文字裡摸索修行。

再度編選年度小說，有著摸索修行的艱辛，也有發現知音的喜悅。

1.

二〇〇八年臺灣首次舉行代表字票選，結果「亂」字居首。

經濟凋弊，政黨輪替，高官貪婪，小民失業；有人自我了斷生命，有人全家同赴絕路……。每日打開報紙電視，亂象層出不窮，讓人不嘆息也難。

但是仍有那麼多寫作者保有心底的清明，寫出一篇又一篇小說。人世再亂，世象仍是小說的血肉，在創作者心底盤旋，沉澱，轉換，再生為一座想像的城堡，或者再現一幅記憶的拼圖。

然而也有人說，文學雖是精神食糧，文字卻是經濟食糧，許多中生代失業者或新生代待業者成了宅男宅女，都想以寫作為業，各種文學獎和報刊編輯部收件量劇增，來稿卻大多凌亂散漫，甚至標點符號都不會使用。至於發表的作品，有些也許急於求成，或文氣渙散，或對白僵硬如作者的論述，更有人名、年齡、年代前後不一的。即使有好的故事題材，也因而顯得血肉不足，讓人惋惜。

2.

關於「什麼是小說」，歷來已有各種名家就個人觀點說了不少名言，在此不再贅述。我只想對年輕的寫作朋友說一個簡單的基本概念：

小說不是新聞。

新聞是事件的直接報導，小說即使取材於新聞或真實的人物故事，仍需經過間接轉換與想像，讓讀者不止看到事件，還能看得到人的形貌，動作，個性，並聽得到聲音裡的喜悅，憤怒，呻吟，希望或者嘆息。這一切都需精確細膩的文字，層次繁複的結構，前後一致的敘述邏輯，也需要對敘述背景的了解；不管你的小說題材是現實或超現實。

3.

我曾在評審某文學獎時讀到一篇夫妻外遇的小說，丈夫與女友周末去龜山島旅遊，選擇一家氣氛浪漫的餐廳晚餐，住在當地最豪華的旅館過夜，次日搭飛機回臺北。那篇小說的文字與結構都很好，終因這不符事實的敘述而落選。

——龜山島過去長期軍管，近年才開放觀光，當地沒有餐廳、旅館、機場，必須當日搭船往返。小說家當然不可能事事親歷，如果作者事先查證清楚，把旅遊場域轉換為澎湖或一無名島嶼，就不致寫出不符現實邏輯的情節。

甚至一些成名多年的作者，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有一女作家寫臺灣留學生初入美國布朗大學即遇保釣運動，跟著到華盛頓抗議示威，並且聽了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講……。

——保釣運動是一九七〇年前後，金恩那場演講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且他已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田納西州被刺身亡；除非是在夢裡，留學生如何在華盛頓聽到金恩演講？——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許多小說家都有創新風格與擴大寫作領域的企圖，但小說不止是想像與虛構的延伸；尤其是寫實作品，小說的真實必須尊重生活的真實。「宅」裡寫小說，如果對不了解的地理、歷史等背景不謹慎查證，寫出的就是那類不符合敘述邏輯，讓讀者產生錯誤認知的作品；在我看來，這樣虛妄的小說家是不道德的。

4.

閱讀是主觀的直覺，誰也難以排除偏見與偏愛。所以，選在這裡的十五篇小說大多是誠懇的寫實作品：沒有矯情與濫情，沒有魔幻、奇幻、科幻，也沒有武俠、推理、網路；遺珠自是難免的。

另外，我覺得不宜把長篇小說或中篇之摘錄納入年度小說選，這十五篇都是體例純粹的短篇小說：不是為了某種因素搶先發表於媒體，從一部長篇（或中篇）創作裡捨棄其他情節，取出一縷形似短篇的魂魄之現身；是作者為了一個單一的訴求，單一的事件，在單一的時間背景裡完成，體例與魂魄皆完整的創作。

5.

選定十五篇作品之後，整理作者簡介，發現七十至八十歲之間三位（黃春明、鄭清文、張放），五十至六十歲之間二位（根阿盛、林宜漥），四十至五十歲之間三位（成英姝、吳鈞堯、郭強生），三十至四十歲之間四位（邱致清、徐譽誠、陳雪、賴香吟），二十至三十歲之間三位（楊富閔、陳璿丞、陳宗暉）。顯見中年仍是創作高峰期。

比較遺憾的發現是，六十至七十歲之間無人入選，而且女性作家只有三位。我雖屬這一年齡層的女性作者，這一年也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發表了十二篇小說，但作為年度小說選主編，實覺不宜評斷並選入自己的作品。

不過，讓我驚喜的是，一些中生代作家還在魔幻寫實、後設實驗中耽溺沉浮時，如楊富閔這樣的新手反而穩健的從寫實出發，回歸鄉土；這也許是二〇〇八「亂」局中最可貴的覺醒。

6.

關於這十五篇小說及其作者，謹依作品發表先後簡述於下。
作品之精髓則有賴讀者從文本中各自領會。

· 根阿盛〈屋漏痕〉（一月一日）

賽夏族作家根阿盛今年五十一歲，青年時代就開始寫作，但忙於生計作品不多，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始出版第一本作品結集。他的小說和其他原住民作家一樣，大多在描述特殊族群於崇山峻嶺中面對異族與現代化所產生的曲折過程。那些獨特的信仰，膜拜，奮鬥，反抗，平地作家很難寫出其精髓。——葉石濤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寫給鍾肇政的信中，對他寄贈的新作《高山組曲》即有如下之語：「這類的作品還是由山地作家來寫比較恰當吧？」

根阿盛自述其曾祖父 aro a basi 「是南庄抗日事件主將之一，亦是抗日事件主事者日阿拐的親家……」因此，「在時空轉換中聽及了許多在急躁變動中，隱藏著深切不安的故事。」〈屋漏痕〉書寫的，是一個賽夏族老人從日治時代末期面對基督教進入部落的抗拒故事。全文揉和家族傳說，以寫實手法呈現老人信守祖靈，不時以各種方式嘲弄與反抗基督信仰，直到死亡來臨，「靜靜闔上從未乞憐的眼神」。

· 鄭清文〈童伴〉（一月三至四日）

鄭清文今年七十六歲，是少數勤寫不輟的資深作家，幼年雖曾受日本教育，但中文用字之簡潔清淡，是其同輩臺籍作家所不及的。至今堅持只寫短篇不寫長篇，也是他寫作生涯的一大特色。近年作品常出現「石世文」這個主角，有時是少年，有時是

中年，有時是老者，隱約可見作者返身自照的身影。

〈童伴〉敘述少年石世文在光復初期某個下午，回到小學校園打籃球，黃昏時球友都走了，他留下來練習運球、投籃，邊練習邊回憶。「日本人喜歡打網球、野球和排球。外省人喜歡打籃球，一個人可以投籃，可以運球。這個球場本來是網球場，放了兩個球架，就變成籃球場了……。打籃球的，主要是幾位外省老師，像李老師、陳老師。……」

在孤單運球的啪啪聲中，遠去的日本老師與同學的身影話語交叉重現，全文流露一貫的鄭氏風格，清淡而餘味無窮。

· 郭強生 〈君無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郭強生今年四十四歲，小說、戲劇皆有所長，近年致力於教育行政及教學，發表小說較少。

〈君無愁〉是臺北現代都會同性戀者的復仇故事。主角張民雄「永遠三分頭剃得髒短」，高中時期就加入幫派，三十歲以前幾次出入牢獄與勒戒所；「從沒人知道他喜歡的不是女人。……打架勒索從沒令他有愧，是初戀，是愛的無望讓他懂得了不甘和自卑。」三十三歲母親因肝癌去世，他遺傳了母親的基因，三十五歲也發現肝癌，醫生說生命只剩半年……。